

在“可信、可亲、可爱”中 感受文物的魅力

■赵畅

什么是“文物”？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说，文物是人类文化成就物化的见证，是中国人的骄傲的话，那么，这是因为文物是“可信、可亲、可爱”的。诚如著名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孙机先生所言，将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总括起来加以回顾，就会发现古人的发明创造不计其数，从天文数学到农田水利，从烧砖制瓦到驾车造船，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更不要说纺织、造纸、冶金、制瓷等世人普受其惠的诸多发明，正是这些成就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一件件文物，承载着源远流长、从不中断的中国历史，吸引着观众去解读、探寻。文物为什么“可信”？这是因为考古发现属于第一手资料，不带有主观意志。就比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因为“可信”，因而才据此而将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惊叹，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华文化是延续至今而且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当我们冠冕着虔诚恭敬之心而与包括这些典籍资料在内的珍贵的文物对视、交谈时，透过承载于文物身上的优秀历史文化，既让我们深深理解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明所从来”，由此激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赋予我们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感，又将引导我们“知其将往”，思考过去、展望未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共情共鸣呀！

文物，也是“可亲”的，许许多多文物尽管时空久远，但它终究与过去人们的学习、劳作和生活日常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交集，只要细细涵泳、摩挲，我们在还原中自能充沛感受到其的历史温度、文化温情和工艺温润。须知，“古代文物，尤其是其中的物质文化资料，纵然多半是日用品，和重要历史事件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却是人民生活的见证、科技水平的标尺，是其所属时代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孙机语）。更何况，由文物自身的传承性和创新性所决定，它们还生生地映照着今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这是一份多么难能可贵的“可亲可近”的情愫！对此，我自有着深切的体会。比如每每去世界成熟瓷器的发源地绍兴上虞的一些古窑址参观，每走过一处越窑青瓷的古窑址、一个残品和碎片堆积场，我都似乎被一种特殊的磁场裹卷着。尽管它们早已成了残品和碎片，但在我观之，它们的造型与釉色，都有大地的赤诚、太阳的温暖，都同人、人心、人性的审美价值有关。哪怕一个简单的符号，都是古人点缀平常的生活、贫瘠的日子的需要。在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上虞禁山窑址”，除了碎片，我还看到了出土的产品标本，均为成熟青瓷器，器型包括樽、簋、洗、盆、灯、罐等近30种器型，且胎釉质量高，装饰华丽，尤其是纹饰诸如弦纹、水波纹、菱形纹、直线纹、网纹、布纹、叶脉纹和贴印铺首、爬虫等的印划、镂贴等，可谓集青瓷纹饰之大成，而制作与装烧工艺更趋成熟而高超。我为此而产生极其震撼的感觉——既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越窑青瓷的故乡而自豪，也为它曾以母亲瓷的身份影响过其他古瓷的发展而骄傲。而更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仿古的青瓷产品还是植入现代创意元素的青瓷作品，竟然“青春焕发”而与当下人们有着最亲密的互动。

过去，在人们的印象里，文物总是过时落伍、刻板僵滞的东西，换言之，文物似乎并不可爱。其实，这是一种深深的误解。如果能够还原其原貌，解读其初衷，或许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文物其美其趣，定然能令我们耳目一新而爱不释手的了。现藏于绍兴市上虞区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吴越国越窑青釉鸳鸯瓷砚滴，由上虞下管镇同郭村出土，通高11.5厘米，长16.5厘米，器型为一只蹲伏鸣叫的鸳鸯。这只鸳鸯瓷砚滴，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对鸳鸯性格特点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又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自然界和生命的尊重和崇敬，也体现了他们在审美上的追求和对美好的向往。

文物所承载的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与情感，千百年不渝，就在可信的字里行间，可亲的日常琐碎，可爱的历史碎片中，这注定也是能够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的强大逻辑基础。而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则必然是保障和促进文明生生不息的要义所在。

让文物从库房中、展柜中、 图片中走出来

■本报记者 俞越

在6月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浙江博物馆为观众带去独具特色的丰富的活动，“国宝墨影”拓印体验项目，由社教老师带领大家体验浙博国宝文物的纹样拓印，包括河姆渡文化象牙蝶形器上的“双鸟朝阳纹”、雷峰塔出土文物上的善财童子像和宋六陵遗址中出土瓦当的花卉纹。以浙博的特色馆藏文物为灵感，加上非遗技艺的体验环节，希望以一种更亲近、更直接的方式让观众了解浙博的文物风采、感受非遗的文化韵味，让文化自信的种子在公众的手里和心间发芽。

浙江省博物馆开放与教育部职员曹若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的主题定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在他看来，这个主题可以拆分为两个方面：“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自信自强”，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文物保护利用”是途径和方法，“文化自信自强”是目的和意义。我们当前切实可做的就是重视文化遗产的存在和意义、加强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对博物馆里的、街头巷尾的还有散落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研究、宣传，将它们带到公众面前、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进而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让文物活起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年来，浙博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探索呢？

曹若琛介绍道：“我们相信‘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落脚点是使文物从库房中、展柜中、图片中‘走出来’，观众们能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让文物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直以来，浙博都本着“以人为本、以心传承、以文化人、以物育人”的教育理念开展社会教育服务，创新教育活动形式。浙博近几年都在着重控



小朋友体验“针刺无骨花灯制作体验”活动

掘馆藏文物的内在价值，开展个性化、分类化、主题化的日常教育活动，针对各类人群创立8大类20个项目教育品牌，让文物赋能美好生活，将文化遗产与所有人群平等共享。同时，浙博还汇集一切可动员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加强馆校、馆企和馆社合作，与40多家社区、学校、部队等单位共建了特色教育基地，整合馆内外资源合作研发专题课程、编印《探秘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掌上浙博》等读本，还与杭州市天水小学、现代实验小学等浙江省内十余所学校建立常态化的馆校合作机制，开发《浙江一万年》《红船从“浙”里起航》《十里红妆》《文物话科学》等系列课程，配有专门研发制作的教具、教材、教学视频，让文物资源从“馆舍天地”走进社区、部队、企业、中小学校的“大千世界”。

除此之外，还创新实践展教一体化模式，策划实施《红船从“浙”里起航》《宋韵千年——百馆联动展》两大精品展览，打破以往展览和教育活动分开进行的现状，将现场展览和延伸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展示文物文献、音频视频的同时，也通过互动式、沉浸式、可视化的教育体验项目，实现“灌输式”向“体验式”展出的转变。

篆刻艺术如何推广

■本报记者 俞越

作为一座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拥有着丰富的藏品。

中国印学博物馆馆长乔中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对馆内的升级改造，馆内所有藏品均已数字化，“印章的实物实在是太小，5cm见方已经属于大件，正常陈列大家很难看清内容、笔法等”，乔中石表示，在展陈方面，除了常规的展示手段，VR、视频等交互式的展示方式对于印章来说更为合适，“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放大等方式，看得更为清楚。”

通过搭建平台，一系列邀请展、联合展等主题性的展览如秦印展、三晋古玺专题展、临淄封泥展等，通过系统的梳理，深入浅出地介绍印章的风格、流派等；通过专家的艺术把关，出版相关书籍，也进一步推动篆刻的研究和创作。

如何让普通人接触、喜爱篆刻，这其实是一件更难的事情。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中国印学博物馆的“印之爱”篆刻支教活动走进了江苏金坛，这是该系列活动的第18站。乔中石表示，中国的篆刻艺术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的古代金属玺印开始，随历史变迁不断发展。至元末明初文人以书法和镌刻结合，以石材为主要原料，以刻刀为工具，以汉字为表象的中国独特艺术形式。然



印之爱活动

而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门类，篆刻的传播、发展极为不均衡。从2012年起，中国印学博物馆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印之爱”篆刻支教活动，通过进学校、社区、机关等活动，先后走进西藏、青海、云南、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特别是偏远地区，向大家推广篆刻艺术。

除了支教活动，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还将篆刻艺术在一系列重大的活动、赛事中亮相，如为2016年G20峰会各国首脑刻的肖像印，如创作了“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篆刻作品36方，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陈列等，都引起了巨大反响。